

伟人邓小平

——中外人士的
评说



萧心力 / 编

解放军出版社

K827.7
197

伟人邓小平

——
中外人士的评说

93437

【萧心力／编】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伟人邓小平:中外人士的评说/萧心力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11

ISBN 7-5065-2689-1

I. 伟… II. 萧… III. 邓小平-生平事迹 IV. K827.7

书 名: 伟人邓小平——中外人士的评说

编 者: 萧心力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北京市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11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500

书 号: ISBN 7-5065-2689-1/I·319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邓小平(2)

毛泽东	邓小平比较公道	(4)
毛 毛	回忆与怀念	(6)
甘惜分	会议桌前的邓小平	(35)
戎子和	出任财政部长的邓小平	(40)
向守志	渡江战役中的邓小平	(43)
刘复之	与邓小平的一次谈话	(59)
许梦侠	经营大西南的邓小平	(71)
阴法唐	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	(79)
孙起孟	邓小平在五届政协	(96)
李剑白	邓小平巡视黑龙江	(102)
李维汉	批错了人	(112)
李越然	同赫鲁晓夫面对面交锋的邓小平	(115)
杨国宇	邓政委带领我们闯险	(124)
何正文	邓小平与百万大裁军	(131)
张生华	淮海大战中邓小平运筹帷幄	(140)
张贻祥	我所接触的邓小平	(150)
陈野苹	零忆二三事	(159)
陈斐琴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163)
陈锡联	邓小平审时度势,纵观全局	(179)
胡代光	邓小平重视调查研究	(185)
段君毅	乔明甫 邓小平工作之耳闻目见	(188)
姜思毅	邓小平教导我做政治工作	(198)

胥光义	邓小平谋深虑远·····	(213)
聂卫平	邓小平的关怀·····	(221)
聂荣臻	邓小平果断干脆·····	(224)
莫文骅	邓小平在武篆·····	(225)
黄汲清	邓小平开明求实·····	(233)
傅 钟	初上抗日战场的邓小平·····	(238)
廖盖隆	在苏共二十大上的邓小平·····	(253)
薄一波	邓小平“举重若轻”·····	(260)
附录:		
朱 涛	邓小平 1992 年珠海之行 ·····	(262)
陈锡添	邓小平 1992 年深圳之行 ·····	(275)
小川平四郎	邓小平是中国最大的实力人物·····	(292)
巴拉赫塔库 兹涅佐夫	邓小平身上融汇了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品格·····	(300)
布 什	邓小平具有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309)
布热津斯基	邓小平的气魄大得令我心折·····	(313)
卡 特	同邓小平谈判是一种乐趣·····	(320)
卡尔逊	邓小平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	(328)
代内什	邓小平成了国家生活的中心人物·····	(332)
尼克松	邓小平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337)
迈斯纳	邓小平的政治意志从未泯灭·····	(342)
竹内实	邓小平具有随机应变的谈判技巧·····	(348)
苏地生	应授予邓小平诺贝尔奖·····	(354)
和田武司	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	(359)
哈 默	邓小平总是什么都知道·····	(366)
施拉姆	邓小平是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理念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	(372)

施密特	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邓小平身上·····	(380)
泰韦斯	邓小平是一个能够开创新时代的 强有力的领袖·····	(387)
索尔兹伯里	邓小平精力充沛,斗志惊人 ·····	(391)
撒切尔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	(407)
魏克德	邓小平不搞阴谋诡计·····	(409)
附录:		
《时代》周刊	世界风云人物邓小平·····	(415)
后记	·····	(439)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成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十年来，在我们党和军队工作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在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和外交活动方面，邓小平同志都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久经考验的领导人。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我在 1956 年和 1979 年间关于政治、科学、教育、文学和艺术的部分讲话的一个集子。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世界已经在复杂的矛盾和巨大的动荡中前进了。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已走过了自己的不平凡道路。这个文集的第一篇讲话——《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在 1956 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蓬勃发展，成就巨大，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但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整个国家是一次巨大的考验。1976 年 10 月以来，特别是在 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重新回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这里收集的大多数讲话属于这后一个时期。也许，这本小集子能给其它地方对那几十年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些新的情况。这就是我同意出版它的原因。

毛泽东主席说过：“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

^{*} 本文译自英国培格曼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这是邓小平专为此书写的序言。

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悠久文明,但也经历过多方面的痛苦和灾难,进行过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今天,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并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并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之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的正义事业。我深深的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中国最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其它方面的发展使我感到,如果把这些讲话中的题目放到现在来讲,我会讲得更全面些。但是,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去改变它。我们只有尽可能做到对它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如果它们在有一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那只意味着社会已经迅速地进步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请允许我向所有关心中国的事业和中华民族命运的各国朋友表示我的谢意。

邓小平

1981年2月14日

毛泽东*

邓小平比较公道

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一段讲话，摘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毛*

回忆与怀念

一

十年动乱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回想往事,使人辛酸,使人振奋,也从思考中得到力量。

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通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当时我们这一家人已被“文革”的狂流冲得漂零四散。哥哥被迫害致残,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已下乡接受“改造”,只有我的祖母(父亲的继母)一人留在北京。所以我的父母仅带上祖母,三人于10月20日乘一架专门押送他们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越被“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冲击得遍体鳞伤的半个中国,直到江西。由于长期关押,他们对外面的政治形势发展所知无几,对这“一号通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尚不清楚。但能脱离在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重新与家人相见,无疑是令人高兴的。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三位老人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一位

* 毛毛,即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又名萧榕。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本文一、二、三、四分别摘编自《在江西的日子里》、《怀念陈伯伯》、《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和《缅怀胡子叔叔》四篇文章。

省军区的“负责人”对他们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之类。几天后，他们就被送到了以后一直居住了三年多的地方。那是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里面。从南昌坐二十分钟汽车到望城岗，从步校大门进去，是一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原步校办公大楼，沿着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围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环绕而成的院墙。冬青之内还有一圈竹篱。圆形院子的正中是一座两层红砖小楼，原为步校校长所住。楼前四株月桂，楼后有一小小的柴房。楼上是两间卧房和一间起居室，楼下有厨房、饭厅。另外几间则由派来监管的人员居住。这个步校在“文革”中早已解散，现在偌大一个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室都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每当夜阑人寂之时，远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三位老人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他们互相体贴、照料，争着做家务活。三人中的壮劳力是时年六十五岁的父亲，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母亲身体不好，血压的高压常在二百左右，但她不顾头晕病痛，抢着做最累最脏的活。母亲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时，父亲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二百余岁，他们相互之间体贴、爱护、患难与共的情景，令人感动。我的祖母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解放前兵荒马乱的生活，磨练了她那坚强的性格。解放后，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文革”以后，她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被扫地出门，从家里撵了出来。她毅然担起全家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重担。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到江西之后，她更是做饭、洗衣，努力替我父母分担忧愁。她一字不识，但一辈子生活际遇的坎坷，使她养成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的性格。在那几年中，她能和父母一样地保持那种平和远视的乐观气质，使这个新家格外得到了镇定与生气。

生活刚刚安顿下来，冬天已然来临。南方的冬季，又无防寒设备，冷起来室内常常结冰。母亲的身体愈加不好了，甚至整日卧床不起。这是一个多么难过的寒冷阴暗的冬天！但三位老人齐心协力，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为了对付寒冷，父亲居然每日用冷水擦身。我想，只有精神上不畏寒冷的人，才能战胜严寒。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严冬已过。一阵绵绵不断、下得人心烦意乱的春雨过后，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青草从红土中刚刚钻出，瞬间便连成了一片。那满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绽花开。从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团团、一片片，如云如烟。梧桐新叶初发，很快便浓荫遮路。雪白的栀子花沿路皆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风暴可以扫荡人们的生活，可以冲击人们的心灵，但挡不住自然界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在我们的小院子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不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蔬菜。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随之而来的是江西素有火炉之称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但在三位老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使人采之不尽。在楼房后面，祖母还养了几只鸡。这几只小小的生灵似乎特别招人喜爱、善体人意。父亲在院中散步时，它们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使小院里增加了不少的生机。那时因“走资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资早被扣发，每月仅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节省一些钱以供当时插队的我和弟弟作为探家路费之用。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养鸡种菜，也的确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

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石思今，收益不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1971年在父母的申请下，我的哥哥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我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革”中因父亲问题的株连，于1968年被聂元梓等开除党籍，迫害致残。几经辗转，被送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种拿人不当人的日子里，象他这样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残废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他身体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他无权享受大学生的待遇，自然没有工资。在救济院里，他每日只能躺在床上，用铁丝编字纸篓一类的东西挣点零用钱，处境异常悲惨。父母在得知哥的情形后，十分悲痛，不得不写信给中央，申请大哥到江西同住。在历尽劫难之后，哥哥总算回到了父母身边。三位老人对哥哥的照料十分精心。母亲把全副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每日为哥哥端饭送水，日常料理都由她来做。父亲则给儿子擦澡翻身，做最重的活。祖母也总是努力做可口的饭菜给他补养身体。哥哥自己也克服身体障碍，尽量锻炼自理能力。虽然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辛苦，但大家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竟使生活热闹丰富了起来。

在我哥哥坎坷的境遇中，我要特别提起一个人，一个与我哥哥素昧平生，但因路见不平而奋力相助的人。这就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王凤梧师傅。1969年，王师傅随他们工厂的工宣队进驻北大，被

分配负责我哥哥那个班的工作。当时我哥哥已经致残。王师傅曾到校医室看望过他。凭着一股朴质的正义感，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王师傅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但以后几年之中，无论我哥哥辗转何处，王师傅都坚持去看望，问寒问暖。哥哥去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地向上写信、申诉。到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在那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能这样不顾政治压力，甚至不顾危险地为象我哥哥这样处境的人说话，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知道，这需要怎样一种正义感，需要怎样一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胆量呀！从那时起，王师傅和我哥哥就结成了患难之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王师傅一家人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激王师傅在困难之时给我哥哥的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敬佩王师傅及他一家人那种中国工人阶级正直、勇敢、纯朴的可贵品质。“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中，沉浮着各种各样的卑劣小人，他们就象浪花边上肮脏的泡沫。但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千千万万象王师傅这样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正是我们国家、民族于危难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我的父母到江西后不久，在他们自己的申请下，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这个工厂离我们的住处仅二十分钟的路。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厂劳动半天。父亲作的是钳工。他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做过钳工，虽然时隔多年，他干起活来还是那样的认真、熟练。母亲则是做拆洗线圈的工作。父亲当时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日上工都由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来观察他们二人的。时间一久，两位老人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感动了工人们。工人们对这个“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共同

的劳动生活使他们对他产生了同情。随着时日的增加,工人们与我父母之间的情谊愈加亲密起来。工人们在劳动中、在生活上时常关心和帮助两位老人。我记得,工人师傅常常送给我们一些做米酒的酒药等生活用品,还帮我们磨米粉。父母上工的路上有一段十分泥泞。父亲已是年近七十的人,难免步履不稳,有一次滑倒摔了一跤。工人们知道了,立即悄悄地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还有一次,那是我弟弟第一次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探亲。一家人团聚真是高兴了一场。不久假期已满,那天早上下小雨,送走了弟弟之后,父母亲照常上工。弟弟的走,无疑使父亲十分难受。上工后不久,父亲突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了。工人们看到后,立即扶他躺下,拿自己的糖冲水给他喝,又照料着用拖拉机把父亲送回家中。三年之中,我父母虽是在这个工厂里劳动改造,但工人同志们却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爱护。在工厂劳动期间,劳动的本身锻炼了父母的体魄;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接触,更使他们了解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从工人同志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在这几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工从不间断。

值得记忆的是,就是在这个工厂里,父亲自被打倒以来,首次享受了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在江西那种被软禁的环境里,政治消息极其闭塞。1971年10月1日,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然没有出席国庆活动,当时我们就感到十分诧异。11月5日,突然通知我父母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在家中等待父母时,因不知是福是祸,真是急得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时分,父母二人回来了。因监视的人在场,他们什么也没说。母亲把我拉到厨房,用手指在我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但又无法发问。直等监视的人吃饭去了,我们全家才聚到一起,听母亲讲述文件内容。父亲显得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随后,父亲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林彪的自我灭亡,在历尽劫难的“文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对我父